

第十五回 覽遺書料難拒命請分榻以代明燭 續舊盟祇道快心願解禱而試坐懷

詞云：

死死生心亂矣，更有誰，閒情滿紙。及開讀瓊瑤，窮思極慮，肝膽皆傾此。苦要成全人到底，熱突突，將桃作李。血性猶存，良心未喪，何敢為無恥。

〈雨中花〉

話說江太師因雙狀元聞知小姐有手書與他，再三索看，祇得吩咐若霞道：「你可到拂雲樓上對二小姐說，老爺與雙狀元在房中議續盟之事，因雙狀元不信此議出自大小姐之意，再三推辭，故老爺叫我來問二小姐討取前日大小姐所留的這封手書。叫二小姐取與我拿出去與雙狀元一看，婚姻便成了。」若霞領了太師之命，忙忙入去。

去了半晌，忽又空手走來，回覆道：「二小姐說，大小姐留下的這封書，內中皆肝膽心腹之言，十分珍重，不欲與旁人得知。臨行時再三囑託，叫二小姐必面見狀元，方可交付。若狀元富貴易心，不願見書，可速速燒了，以絕其跡，故不敢輕易發出。求老爺請問狀元，還是願見書，還是不願見書？若是狀元做官，大小姐做鬼，變了心腸，不願見書，負了大小姐一團美意，便萬事全休，不必說了；若狀元有情有意，還記得臨行時老爺夫人面訂之盟，還痛惜大小姐遭難流離守貞而死之苦，無處追死後之魂，還想見其生前之筆，便當忘二小姐昔日之賤，以禮相求；捐狀元今日之貴，以情相懇。則請老爺夫人偕狀元入內樓，面付可也。至於盟之續不續，則聽憑狀元之心，焉敢相強？」

雙星聽見彩雲的傳言，說得情理侃侃，句句縛頭縛腳，暗想道：彩雲既能為此言，便定有所受，而非自利耳。因對若霞道：「煩你多多致意二小姐，說我雙星向日慕大小姐，而願秣馬秣駒，此二小姐所知也。空求尚如此，安有既託絲蘿而反不願者？若說春秋兩闡僥倖而變心，則屠婚可就，而海外之風波可免矣；若說無情無義，則今日天臺不重訪矣；若說苦苦辭續盟之婚，此非忘大小姐之盟，而別訂他盟，正痛惜大小姐之死於盟，而不忍負大小姐之盟也。若果大小姐有書可讀，讀而是真非偽，則書中之命，當一一遵行，必不敢稍違其半字。若鸞箋烏有，滴淚非真，則我雙不夜寧可違生者於人間，決不負死者於地下。萬望二小姐略去要挾之心，有則確示其有，以便懇岳父母相率匍匐樓下，九叩以求賜覽。」若霞祇得又領了雙狀元之言，又入去了。不一時又出來說道：「二小姐已捧書恭候，請老爺夫人同狀元速入。」江閣老因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大家同進去看一看，也見一個明白。」遂起身同行。

正是：

柳絲慣會裁鸚鵡，雪色專能隱鷺鷥。

不是一函親見了，情深情淺有誰知？

雙星隨著岳父母二人走至拂雲樓下，早見彩雲巧梳云鬢，薄著羅衣，與蕊珠小姐一樣裝束。手捧著一個小小的錦袱，立於樓廳之右，也不趨迎，也不退避。雙星見了，便舉手要請他相見。彩雲早朗朗的說道：「相見當以禮，今尚不知宜用何禮，暫屈狀元少緩，且請狀元先看了先小姐之手書，再定名分相見何如？」因將所捧的小錦袱放在當中的一張桌上，打開了，取出蕊珠小姐的手札來，叫一個侍妾送與雙星。彩雲乃說道：「是假是真，狀元請看。」雙星接在手中，還有三分疑惑，及定睛一看，早看見書面上寫著：「薄命落難妾江蕊珠謹致書寄上雙不夜殿元親啟密覽」二十二個小楷，美如簪花，認得是小姐的親筆，方斂容滴淚道：「原來蕊珠小姐，當此倥傯之際，果相念不忘，尚留香翰以致殷勤，此何等之恩，何等之情，義當拜受。」因將書仍放在桌上，跪下去再拜。

江閣老看見，忙攙住道：「這也不消了。」雙星拜完起來，見書面上有「密覽」二字，遂將書輕輕拆開，走出樓外階下去細看。祇見上寫道：

妾聞婚姻之禮，一朝終身。今既遭殃，死生已判。若論妄為郎而死，死更何言？一念及生者之恩，死難瞑目。想郎失妾而生，生應多恨；若不辜死者之託，生又何慚？億自郎吞聲別去，滿望吐氣錦歸，不道讒入九重，禍從天降。自應形消一旦，恨入地中，此皆郎之緣慳，妾之命薄。今生已矣，再結他生，夫復誰尤？但恐妾之一死，漠漠無知，竊恐雙郎多情多義，憐妾之受無辜，痛妾之遭荼毒，甘守孤單，則妾泉下之魂，豈能安乎？再四苦思，萬不得已，而懇父母收彩雲為義女，欲以代妾而奉箕帚。有如雙郎情不耐長，義難經久，以玉堂金馬，而別牽繡幕紅絲，則彩雲易散，原不相妨。倘雙郎情深義重，生死不移，始終若一，則妾一線未了之盟，願託彩雲而再續。若肯憐賤妾之死骨而推恩，則望勿以彩雲之下體而見棄。代桃以李，是妾癡腸。落月存星，望郎刮目。不識雙郎能如妾願否？倘肯念舊日之鳩鵲巢，仍肯坦別來之金紫腹，則老父老母之半子，有所託矣。老父老母之半子既有託，則賤妾之銜結，定當有日。哀苦咽心，言不盡意，乞雙郎垂諒，不宣。

雙星讀了一遍，早淚流滿面。及再讀一回，忽不禁哀哀而哭道：「小姐呀，小姐呀！你不忍棄我雙星之盟，甘心一死，則孤貞苦節，已自不磨。怎又看破我終身不娶，則知己之感，更自難忘。這還說是人情，怎麼又慮及我之宗嗣危亡，怎麼又請人代替，使我義不能辭！小姐呀，小姐呀，你之心膽，亦已傾吐盡矣！」因執書沉想道：我若全拒而不從，則負小姐之美意；我若一一而順從，則我雙星假公濟私，將何以報答小姐？」又思量了半晌，忽自說道：「我如今有主意了。」遂將書籠入袖中，竟走至樓下。

此時彩雲見雙星持書痛哭，知雙星已領會小姐之意，不怕他不來求我，便先上樓去了。江閣老見雙星看完書入來，因問道：「賢婿看小女這封書，果是真麼？」雙星道：「小姐這封書，言言皆灑淚，字字有血痕。不獨是真，而一片曲曲苦心，盡皆嘔出矣。有誰能假？」江閣老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則小女續盟之議，不知狀元以為何如？」雙星道：「蕊珠小姐既拚一死矣，身死則節著而名香矣，他何必慮？然猶於思百慮，念我雙星如此，則言言金玉也。雙星人非土木，焉敢不從？」江閣老道：「狀元既已俯從，便當選個黃道吉日，要請明結花燭矣。」雙星道：「明結花燭，乃令愛小姐之命，當敬從之，以盡小姐念我之心。然花燭之後，尚有從而未必盡從之微意，聊以表我雙星不忘小姐之私，亦須請出二小姐來，細細面言明方好。」

江閣老聽了，因又著若霞去請。若霞請了，又來回覆道：「二小姐說，狀元若不以大小姐之言為重，不願結花燭則已；既不忘大小姐，而許結花燭，且請結過花燭以完大小姐之情案。若花燭之後，而狀元別有所言，則其事不在大小姐，而在二小姐矣。可從則從，何必今日瑣瑣？」雙星聽了，點頭道是，遂不敢復請矣。江閣老與夫人見婚盟已定，滿心歡喜。遂同雙星回樓聽候。

人去打點結花燭之事。

正是：

妙算已爭先一著，巧謀偏佔後三分。

其中默默機鋒對，說與旁人都不聞。

江閣老見雙星允從花燭，便著人選吉日，並打點諸事懼已齊備，祇少一個貴重媒人。恰恰的禮部尚書林喬是他同年好友，從京中出來拜他。前日報雙狀元封王之信也就是他。江閣老見他來拜，不勝歡喜，就與他說知雙狀元封王已歸，今欲結親之事，就留他為媒，林喬無不依允。

雙星到了正日，暗自想道：「彩雲婢作夫人，若坐在他家，草草成婚，豈不道我輕薄？輕薄他不打緊，若論到輕薄他，即是輕薄了小姐，則此罪我雙星當不起了。」因帶了長班，急急走還大座船上，因將海上珍奇異寶，檢選了數種，叫人先鼓樂喧天的送到江閣老府，以為聘禮。然後自穿了欽賜的一品服色，坐了顯轎，衙役排列著銀瓜狀元的執事，一路燈火，吹吹打打而來，人人皆知是雙狀元到江太師府中去就親，好不興頭。

到了府門，早有媒人禮部尚書林喬代迎入去。到了廳上，江太師與江夫人早已立在大廳上，鋪氈結彩的等候。見雙狀元到了，忙叫眾侍妾簇擁出二小姐來，同拜天地，同拜父母，又夫妻交拜。拜畢，然後擁入拂雲樓上去，同飲合巹之卮。外面江太師自與林尚書同飲喜酒不題。

且說雙星與彩雲二人到了樓上，此時彩雲已揭去蓋頭，四目相視，雙星忙上前，又是一揖道：「我雙星向日為小姐抱病時，多蒙賢卿委曲周旋，得見小姐，以活餘生，到今銜感，未敢去心。不料別來遭變，月缺花殘，祇道今生已矣，不意又蒙小姐苦心，巧借賢卿以續前盟。真可謂恩外之恩，愛中之愛矣。今又蒙不辜小姐之託，而慇懃作天臺之待，雙星雖草木，亦感春恩。但在此花燭洞房，而小姐芳魂不知何處，生死關心，早已死灰槁木。若欲吹燈含笑，雲雨交歡，實有所不忍，欲求賢卿相諒。」說罷，淒淒咽咽，若不勝情。

彩雲自受了小姐之託，雖說為公，而一片私心，則未嘗不想著假假倚倚，而竊雙狀元之恩愛。今情牽義絆，事已到手，忽見雙狀元此話，漸漸遠了，未免驚疑。因笑嘻嘻答道：「狀元此話就說差了。花是花，葉是葉，原要看得分明。事是事，心是心，不可認做一樣。賤妾今日之事，雖是續先姐之盟，然先姐自是一人，賤妾又是一人。狀元既不忘先姐，卻也當思量怎生發付賤妾。不忍是心，花燭是事。狀元昔日之心，既不忍負，則今日之花燭，又可虛度耶？狀元風流人也，對妾縱不生憐，難道身坐此香溫玉軟中，竟忍心而不一相慰藉耶？」雙星道：「賢卿美情，固難發付，花燭良宵，固難虛度，但恨我雙星一片歡情，已被小姐之冤恨沉沉銷磨盡矣，豈復知人間還有風流樂事？芳卿縱是春風，恐亦不能活予枯木。」

彩雲復笑道：「陽臺雲雨，一笑自生，但患襄王不入夢耳。狀元豈能倦而不寢耶？且請少盡一卮，以速睡魔，周旋合巹。」因命侍兒捧箸以進。雙星接卮在手，纔喫得一口，忽突睜兩眼，看看彩雲，大聲歎息道：「天地耶？鬼神耶？何人欲之溺人如此耶？我雙星之慕小姐，幾不能生；小姐為我雙星，已甘一死。恩如此，愛如此，自應生生世世為交頸鴛，為連理樹。奈何遺骨未埋，啼痕尚在，早坐此花燭之下，而對芳卿之歡容笑口，飲合巹卮耶？使狗彘有知，豈食吾餘？雙星，雙星，何不速傍煙銷，早隨燈滅，也免得出名教之醜，而辱我蕊珠小姐也！」哀聲未絕，早涕泗滂沱，而東顧西盼，欲尋死路。

彩雲見雙星情義激烈，因暗忖道：「此事祇宜緩圖，不可急取。急則有變，緩則終須到手。」因急上前再三寬慰道：「狀元不必認真，適纔之言乃賤妾以試狀元之心耳。狀元以千秋才子，而獨定情於先姐；先姐以絕代佳人，而一心誓守狀元，此賤妾之深知也。賤妾何人，豈不自揣，焉敢昧心蒙面，而橫據鵲巢，妄冀狀元之分愛？不過奉先姐之遺命，欲以竊狀元半子之名分，以奉兩親耳。今名分既已正矣，先姐之苦心，亦已遂矣。至於賤妾，嬌非金屋，未免有玷玉堂，吐之棄之，悉聽狀元，賤妾何敢要求？」雙星聽了，方纔破涕說道：「賢卿若能憐念我雙星至此，則賢卿不獨是雙星之知己，竟是保餘我雙星名節之恩人矣。願借此花燭之光，請與賢卿重訂一盟，從此以至終身，但願做堂上夫妻，閨中朋友，則情義兩全矣。」彩雲道：「此非狀元之創論，‘琴瑟友之’，古人已先見之於詩矣。」雙星聽了，不覺失笑。二人說得投機，因再燒銀燭，重飲合歡，直盡醉方止。彩雲因命侍妾另設一榻，請狀元對寢。

正是：

情不貪淫何損義，義能婉轉豈傷情。

漫言世事難周到，情義相安名教成。

到了次日，二人起來，雙星梳洗，彩雲整妝，說說笑笑，宛然與夫妻無疑。因三朝不出房，雙星與彩雲相對無事，因細問小姐別來行徑。彩雲說到小姐別後題詩相憶，雙星看了，又感歎一回。彩雲說到赫公子求親，被袁空騙了，及打獵敗露之事，雙星聽見，又笑了一回。及彩雲說到姚太監挾聖旨威逼之事，雙星又惱怒了一回。彩雲再說到小姐知事不免，情願拚一死，又不欲父母聞知，日間不敢高聲，祇到深夜方哀痛哭之事，雙星聽了，早已柔腸寸斷。彩雲再說出小姐苦苦求父母收賤妾為義女，再三結賤妾為姊妹，欲以續狀元之盟，又恐狀元不允，挑燈灑淚寫書之事，雙星聽不完，早已嗚嗚咽咽，又下哀猿之淚矣。

哭罷，因又對彩雲說道：「賢卿之意，我豈不知？芳卿之美，我豈不愛？無奈一片癡情，已定於蕊珠小姐，欲遣去而別自尋歡，實所不能，亦所不忍，望賢卿鑒察此衷，百凡寬恕。」彩雲道：「望沾雨露，實草木之私情；要做梅花，祇得耐雪霜之寒冷。小姐止念一盟，並無交接，尚赴義如飴，何況賤妾，明承花燭，已接寵光，縱枕席無緣，而朝朗暮暮之恩愛有加，勝於小姐多矣，安敢更懷不足？狀元但請敦倫，勿以賤妾介意，」雙星聽了大喜道：「得賢卿如此體諒，銜感不盡。」因歡歡喜喜過了三朝，同出來拜見父母。

江閣老與夫人，祇認做他二人成了鸞交鳳友，滿心歡喜。雙星因說道：「小婿蒙岳父岳母生死成全，感激無已。不獨半子承歡，而膝下之禮，誓當畢盡！但恨王命在身，離京日久，不敢再留，祇得拜別尊顏，進京復命。稍有次第，即當請告歸養，以報大恩，萬望俯從。」江閣老道：「別事可以強屈，朝廷之事，焉敢苦羈，一聽榮行。但二小女與狀元新婚燕爾，豈可遽別？事在倥傯，又不敢久留，莫若攜之以奉衾綯，庶幾兩便。」雙星道：「小婿勉從花燭者，止不過欲借二小姐之半子，以盡大夫人之孝，而破二大人之寂寞，非小婿之貪歡也。若攜之而去，殊失本旨。況小婿復命之後，亦欲請旨省親，奔波道路，更覺不宜。祇合留之妝閣，俟小婿請告歸來，再偕奉二大人為妙。」江閣老道：「狀元處之甚當。」遂設酒送行。又款留了一日，雙星竟乘船復命去了。

正是：

來是念私情，去因復王命。
去來甜苦心，誰說又誰聽。
雙星進京復命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江夫人閒中，偶問及彩雲，雙星結親情義何如，彩雲方將雙星苦守小姐之義，萬萬不肯交歡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夫人聽了，雖感激其不忘小姐，卻恐怕彩雲之婚又做了空帳，祇得又細細與江閣老商量。江閣老聽了，因驚怪道：「此事甚是不妥，彩雲既不曾與他粘體，他這一去，又不知何時重來。兩頭俱虛，實實沒些把臂。他若推辭，反掌之事。」夫人道：「若是如此，卻將奈何？」江閣老道：「我如今有個主意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有甚麼主意？」江閣老道：「我想鳩鵲爭巢，利於先入。雙婿既與彩雲明借花燭，名分已正，其餘閨閣之私，不必管他。我總閒在此，何不拼些工夫，竟將彩雲送至蜀中，交付雙親母做媳婦。既做了媳婦，雙婿歸來，縱不歡喜，卻也不能又生別議。況雙婿守義，諒不別娶。歸來與二女朝朝暮暮，兩待雲停，或者一時高興，也不可知。若到此時，大女所託之事，豈不借此完了？」夫人聽了，方大喜道：「如此甚妙。但祇愁你年老，恐辛苦去不得。」江閣老道：「水有舟，早有車馬，或亦不妨。」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，須作速行之。」江閣老因吩咐家人，打點入蜀。祇因這一入蜀，有分教：纔突爾驚生，又不禁喜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